細味舊區情系列（二）

土瓜灣是九龍最後的舊區。區內街坊在保育團體的協助下，透過平民織作強化了社區互助與認同。但升斗小民的這些生活模式卻在舊區重建的衝擊下面臨崩解危機。老友記搬遷、舊店舖收檔，這一切在憂心忡忡的保育人士看來，是微觀經濟的消亡、社區聯結的流逝、平民氣質的散失。重建的腳步聲迫近，用各種方式去延續土瓜灣人的那份不捨情，也成為了一項有價值的使命。

採訪、攝影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■位於土瓜灣的重建工地

「重建」土瓜灣

平民氣質恐湮沒 社區互助將何存

有位受訪者這樣說道：「『重建』的本質是為民生謀幸福、讓香港人安居樂業、保留社區的歷史、讓各行業共建新的理想社區。」但似乎無人知道，未來的土瓜灣會變成何種面貌。

織線承載工業史 街坊互助暖人心

來到土瓜灣，記者看到不同顏色的廢棄塑膠袋，被街坊編織成新的靚手袋；不同顏色的毛線織出了銀包、圍巾或披肩。而令記者印象最深刻的，則屬「編織與勞工階層的結合」這一創意：在苦力工經常使用的推鐵車上，加裝編織網以方便工人們擺放物品。街坊們說，這一切都是「平民智慧」。

「其實是街坊自發互動在先，進而我們參與，形成了推廣。」民間團體「織織團」成員陳芷靖（Eunice）這樣告訴記者。據悉，土瓜灣部分街坊懂得編織，則其他街坊看到後便會討教其中的奧妙，這個「隊伍」也就逐漸擴大了。「我們參與之後，進行了包括開課、工作坊等不同方法在內的系統化推廣，邀請懂得織作的老街坊來集體教授當區居民。」Eunice這樣對記者說。

小型編織品多可獨立完成，但複雜作品則要歷經不同工序。Eunice透露，「織織團」會將不同的工序交由不同街坊完成，形成「分工」、「配合」的狀態。「正是透過這種合作式的互動，讓已有的街坊互助情加深了。」Eunice解釋道。的確，這些編織品充滿了人情味的甜意。「很喜愛土瓜灣，因為在編織中，認識了新街坊、新朋友，也覺得自己不再孤單。」一位新來港人士講出了自己對編織的內心體驗。

除此之外，用織作來回溯社區歷史也是「織織團」的重要工作。土瓜灣曾經是香港的工業區，庇利造船廠也曾落戶於此。船廠為美國探險家建造的「香港海龍」號帆船更名噪一時。「織織團」和藝術家一道，組織街坊編織出了「海龍船袋」，小手袋的背後是香港工業變遷的滄桑。

「這一切都體現了濃濃的平民精神。」Eunice很開心地分享編織的情感意義。據了解，街坊們很多時候是「為身邊人而織作」，即會將編好的作品相互贈送。保育藝術家王永棠（Ah Tong）告訴記者，土瓜灣畢竟是基層平民區，所以作品有時亦會在市集出售，而且頗受歡迎。

■將土瓜灣街坊使用過的舊窗框改為畫框的Woody

■土瓜灣街坊的共同編織活動盡顯互助情，創造了許多作品。

■參與土瓜灣街坊編織活動的「織織團」成員Eunice

Ah Tong以「社區生產」來形容這些編織品。這也是「織織團」的期待：以推廣編織的方式營造社區，讓街坊更了解土瓜灣，強化大家的情感聯結與互助精神。

微觀經濟遭擠壓 本土聯結勢不保

但此種平民氣息與街坊互助，卻可能完結於即將到來的「市區重建」。指着不遠處建設中的高樓，Ah Tong直言，他對「短視的重建」持保留態度：「我們不反對發展，但應保持舊區特色、增建公屋、同時保留部分傳統商舖。」從人文保育的角度講，Ah Tong認為土瓜灣是見證香港工業起飛的地方，紡織、食品甚至兵工產業都曾落戶該區，「重建」應記錄下社區歷史的變遷。

「在土瓜灣，不同類型的店舖是聯結在一起的共同體：機械維修舖會從不遠處的五金舖買零件；不同舖頭的工人會聚集在附近的茶餐廳吃午餐。」Ah Tong將此種店舖聯動模式概括為「互惠互利的社區微觀經濟」。但目前推行的市區重建，恰恰在壓縮這種「微觀經濟」：「當居民搬遷、細舖消失後，社區的本土聯結與平民氣質將會消失，最終摧毀的將是人與人的情感。」Ah Tong如是說。

這種擔心有跡可循。財記百貨是土瓜灣的一個特色樓梯舖，主營改衣和製衣用品，售賣不少本土品牌。但重建令這間超過五十五年的樓梯舖行將走入歷史。更令人唏噓不已的是，這些年，恰恰是財記東主的周太，一直在熱情地教授街坊們織作技藝。

「不做了，一來年紀大了；而且外區的租金我們也無法承受。」周太告訴記者，自宣佈重建計劃起，不少人前來財記參訪，但客觀環境讓她決定不再經營下去。

回收活化舊廢料 印刻歲月不捨情

舊窗、舊床板、舊桌凳，這些不起眼的材料在梁永基（Woody）眼中則是寶。重建迫近，土瓜灣長大的Woody正以爭分奪秒的速度從街坊手中搜集廢棄的生活用品、傢俬或舊料：「它們是有生命的，它們就是土瓜灣的歷史。」

Woody明白，重建難以避免。但他卻認為應該用創意的方式去延續當區街坊的互助精神：「舊物件回收後，將被製成新用品，再送給街坊——無論他們已搬往何處。」曾在船廠、製衣間、實驗室工作過的Woody，經常幫助當區街坊從事一些室內修補的小型工程。他說：「活化舊材料時，我會加入自己對土瓜灣的理解。」例如，他不時會搜集到舊金屬招牌，然後便查閱商業登記、找街坊進行口述歷史，寫下這塊招牌背後的社區故事；而這塊金屬招牌本身也會「活化」為新的社區歷史工藝陳列品。

重建步伐加快，回收的材料也越來越多。Woody用極為矛盾的語氣向記者解釋道，目前他已從街坊手中搜集超過一百件諸如玻璃、金屬、木料等類別的生活物件。「搜集的材料越多，說明越多的街坊搬走了，土瓜灣未來的變化也就會越大。」Woody無法以簡單的語言去描述自己面對重建的心情。

拿起一件窗框，Woody告訴記者：「這是從五十年代修建的土瓜灣房屋中取下的。」他覺得這個不起眼的物件有再利用的機會：「街坊們對自己的樓、自己的舊區有感情，我準備將它製作成一個畫框，重新送給街坊，他們可以用作屋內裝飾；即便已經搬走了，也會記住這裡曾經的生活。」

Woody相信這是自己的使命：無論身在何處，用這種方式可以部分地印刻下升斗小民與土瓜灣之間的那份不捨情——雖然，土瓜灣的平民味、互助情能延續多久是個問號，且這種表面「新穎」的方式也有了那麼一絲的「無奈」。

■重建來臨，周太對自己的店舖依依不捨

■財記百貨的商品頗具本土味

2016年土瓜灣重建一覽表

項目/計劃名稱	地盤總面積	刊憲日期	預計完成時間
庇利街/榮光街發展項目	8042平方米	2016年3月4日	2025/26年
春田街/崇志街發展計劃	2475平方米	2016年5月6日	2025/26年
榮光街發展項目	1258平方米	2016年6月3日	2025/26年
鴻福街/啓明街發展項目	2635平方米	2016年6月3日	2025/26年
鴻福街/銀漢街發展計劃	4951平方米	2016年6月3日	2025/26年

資料來源：市區重建局網頁

■舊舖形成了頗具平民特質的社區微觀經濟共同體。

維修機電數十載 縱論兩代香港人

■白生與他的電視維修樓梯舖

上一代人的心中，始終無法抹去「工業」的記憶與平民的氣質。白展雲結婚前一直住在土瓜灣附近，後又在這個平民區中經營電視維修四十餘年。「重建」來臨，擺放他的紅字招牌和維修工具的樓梯舖也被政府視為「僭建」，雖讓他覺得不公平，但聊起維修業背後的工業變遷則仍舊滔滔不絕；而兩代香港人的不同情感取向亦令他慨嘆頗多。

在工業振興香港的年代中，白生從本港的一所無線電學校習得了電學手藝。電子世界日新月異，但看在他的眼中則萬變不離其宗：「電子世界和英文世界的字母一樣，無論是怎樣的高科技，都是電容、電阻、線圈等，組合成不同的產品。」這一自信的語氣洋溢着那一代香港人的樂觀。當然，白生亦有那一代人的謙卑：「電學世界千變萬化，學到老，也只是一個皮毛。」

在土瓜灣經歷數十載風雨，白生難忘當區老街坊的「不捨」形象：「很多阿婆拿住兒女送給她們的電視機來修理，她們不想買新的，因為有紀念價值，使用新電器又要重新學；使用舊電視，記住那幾個要按的掣即可。」他對「新」與「舊」的理解更是有趣：「舊電視清晰度低，但是熒光好；新電視屬高清，但熒光不如過往；不僅電視，相機也是如此。」

所以，兩代香港人在白生眼中有很大分別：「上一代人寧願花錢修理，也不願隨意丟棄物件；新一代人即便住劏房，搬一次屋也要換一次電視。」

「土瓜灣過往沒什麼變化，但『變化』很快要來了，因為要重建了。」他淡然地告訴記者。據悉，「重建」亦會蕩平白生的「僭建」維修舖。沒有人知道那份屬於上一代香港人的好品質，是否也會消失？

■學生畫作中的土瓜灣舊區

採訪手記：

在土瓜灣，可以看見獅子山

漫步於土瓜灣道，建築工地的機械轟鳴聲告訴你：重建來了，這裡的一切都將改變。但在宋皇臺轉頭遠眺，卻看到了依舊巍峨的獅子山，讓人產生難以名狀的悵然之感。

當你在土瓜灣看見獅子山時，公屋、唐樓、街市、工廈、士多舖幾乎能同時映入眼簾。這些建築真的很舊，但暢旺的人流告訴你：這裡的香港人一點也不挑剔。街坊們無法「高攀」靚麗豪華的私人屋苑、酒店、會所帶來的「新」，所以他們在這九龍僅存的「舊」中找到了幸福。

當你在土瓜灣看見獅子山時，熱情的餐廳侍應阿姐、慈祥的保安阿叔、便利店一絲不苟的年輕收銀員，以快而規律的工作節奏對你說：「我們的家就在附近。」三人或許擁擠於劏房中，生活艱辛，但有尊嚴的他們卻寫下了「不服輸」這三個字。

當你在土瓜灣看見獅子山時，歲月的年輪開始倒流，工業起飛年代的景象浮現在腦海中：鶴園發電廠、庇利船廠、青洲英坭廠……這就是土瓜灣。在那段日子裡，平凡的香港人自信、樂觀、心中充滿希望、互相扶助，不再視自己為腳下土地的「過客」，而是將土瓜灣甚至整個香港當作永久的家。

當你在土瓜灣看見獅子山時，便會明白：這片土地的主人是土瓜灣的升斗小民；平民主義、社區主義、互助精神是香港人的驕傲，更是在「重建」中應當倍加呵護的人文資產。